

# 漢學學人專訪——費德廉教授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ouglas L. Fix

編輯部

##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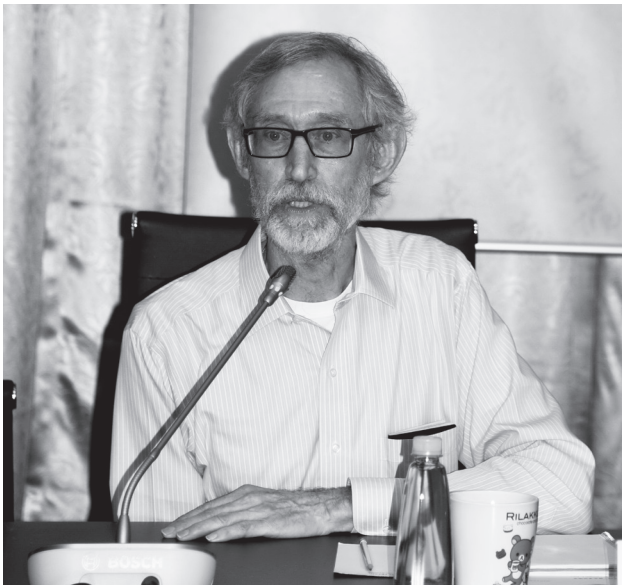
費德廉 (Douglas L. Fix)，美國籍，現為美國里德學院 (Reed College) 歷史系教授。費教授係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研究領域為臺灣歷史，特別是 19 世紀後期西方人在臺灣的書寫紀錄。費教授大學時期 (1974-1975、1977-1978) 曾就讀於臺灣大學歷史系，對臺灣的歷史及地理環境有深刻的理解，1978 至 1980 年間任教於東海大學，和東海大學外文系蘇約翰 (John Shufelt) 教授，嘗歷時 13 年，編譯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 (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 的手稿。中文版

並在 2013 年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李仙得臺灣紀行》為名出版。系統性地搜集並研究 19 世紀末西洋人對臺灣的記載，並經營「福爾摩沙：十九世紀的圖像」(academic.reed.edu/formosa) 網站，已達一百多篇，可說是目前研究 19 世紀後半葉西洋人對臺灣描述最完整且詳盡的人。另編有《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個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與羅效德合編，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 等專書。2018 年獲得漢學研究中心獎助，來臺研究主題為「在華南沿海的跨國糾纏：廈門的多民族社群，1841-1911 年」。

## 二、學思歷程

問：身為一位生長在美國中部的美國人，為什麼會對遙遠的臺灣產生興趣，而從事臺灣研究呢？

答：簡單的說，其實是我高中畢業後沒有馬上去讀大學，當時正好是美國在越南打仗的時候。我是小農村出生，小農村其他的男性都跑去讀大學，只有我沒有，所以被找去當兵。從軍的時候，軍方有個語言測驗，我也許有點語言天分，通過考試後部隊就送我到加州去學習中文。但在這之前我對中國都沒有概念，但知道臺灣在哪裡。在加州和德州大概受訓了一年半之後，就被派到臺灣，到林口當兵，前半年都要住在林口，後來部隊讓我們可以到臺北，住在士林那一帶，也認識幾個好朋友，就開始對臺灣產生興趣。



費德廉教授

問：您曾短暫就讀臺灣大學歷史系，為什麼當時選擇學習歷史？

答：學習歷史其實是有人推薦，我退伍後到臺灣師範大學的國語中心學習，那裡的老師以及另外兩位朋友跟我說中文系太難，你沒辦法，但是歷史系和中國文化其實也有些相關的部分，所以就選歷史系了。當時外國學生不用考試，只需要申請入學。入學時遇到一批非常好的同學和老師。因為我的寫作能力很差，考試的時候，1至3個小時之內，就要寫一篇好文章非常的難。老師們會讓我寫報告代替。那年非常好的老師就是鄭欽仁先生跟蔣孝瑀先生，也有很好的同學，周婉窈、陳弱水，後來也遇到吳密察，但他一年級時是讀圖書館系，還有丘為君，也是第二年才認識。

我在臺大讀了兩年的大學部和一年的研究所，但沒有畢業。一方面是讀了一年級之後，我父親認為我在那麼遠的地方，不放心，就要我回家，所以我就在我們科州讀完一個學位。後來覺得還是要回到臺大，看能不能把學位也拿到，但讀了二年級之後我覺得每天好像就是去上課、背課文、考試。但是後來覺得還是應該留下來，至少中文寫作會比較好。然後在東海大學教過兩年書，之後才回到臺大去讀研究所一年。所以故事很複雜。

問：那在這個求學過程中，有哪位學者或哪本著作對你的研究影響特別大？

答：鄭欽仁教授當時推薦《古史辨》，鄭教授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他很細心，也很照顧學生，那時候《古史辨》依我自己的語言能力還是讀得蠻辛苦。後來二年級那年回來時，因為我一年級的同學已經是四年級的學生，那年剛好跟吳密察，就租了一個房子一起住。他當時已經確定要讀臺灣史了，所以對我影響很大，後來的幫助也非常大。另一位就是黃富三先生，因為我二年級就讀了他剛從英國回來不久開的臺灣史的課程，之後也修了他一門研究所的課程，文獻選讀之類的，幫助也很大，讓我對臺灣史有了興趣。

還有，1977年秋天我讀四年級時，發生「中壢事件」，幾位同學參加當時的黨外政治運動，他們有和我聊過自身理念。另外我在東海大學的時候，楊遠先生還在，有時會到他的花園和他談談，很多黨外的人也都會過去，在那邊就陸續認識一些人。

問：您的博士論文“Taiwa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Late Colonial Context”是關於臺灣的民族主義研究，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背景嗎？

答：大概是。其實我們讀研究所時，老師們不會指定我們要讀這個題目，當時在柏克萊沒有人教臺灣史。但剛好那段時間，英國在印度殖民地歷史很盛行，當時我修課時，就覺得可以運用這種比較的研究方法，來做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史。當時臺灣殖民時代後期的研究比較少，尤其是那段時間的國族運動、民族運動，也沒有人寫30年代或大概戰後10年，所以我就選擇那段時期來研究。

問：老師這本書後來沒有出版，也沒有在臺灣翻譯成中文。

答：沒有出版。當初我覺得有兩方面原因，因為指導我的老師沒有做臺灣史的，所以不一定可以幫我修改或幫我寫得比較好，而且後來又覺得脫離得太久了，要回去再修改可能很難。

問：您後來的研究就轉到19世紀的臺灣？

答：這其實也是當年臺大有一個計畫，是由蔣孝瑀先生和吳密察先生負責的，他們的研究計畫是希望調查國外關於臺灣的檔案收集，第一步就是做一個詳細的目錄，之後慢慢把相關資料帶回臺灣。當時吳密察先生給我一個現在想起來很可觀的計畫，他說你去美國找所有跟臺灣有關的資料，那是很多耶。我去國會圖書館以及美國國立檔案館去找，因為我離華盛頓DC很遠，花了兩個暑假還有一個寒假，天天去檔案館與國會圖書館那邊找。

之後我就發現這樣不行，必須要挑選自己比較熟悉的年代，剛好美國情報部1945年以前的資料剛開放，那裡有很多跟臺灣有關的檔案，有照片、紀錄片等，主要是美國駐臺機關的報告。因為日本投降後美國政府就派人到臺灣，有照片也有報告，所以我就決定，一定要選自己熟悉的年代，就決定是1930-1950年代，其實也沒有找全，感覺不可能把全部資料都找完。

問：所以您從那時開始有把這些檔案資料收集在您經營的「福爾摩沙：十九世紀的圖像」網站的想法嗎？

答：其實不是，那時候除了李仙德的手稿之外，大部分的檔案還是日本時代跟戰後的，因為我還在做比較

熟悉的 1930-1950 年代，當時可能是吳密察先生建議到國會圖書館，就發現有 19 世紀西方人留下的臺灣遊記手稿，之後一直放在心裡，覺得那些資料一定要想辦法出版。1996 到 1997 年時，我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擔任訪問學人，剛好遇到蘇約翰，他也想看西方人 19 世紀來臺灣的資料，於是我們就開始合作。所以 19 世紀的研究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

問：關於臺灣典藏的史料使用經驗，是否有可以分享的地方？

答：在我讀博士班的那段時間，我跟太太和女兒回臺灣，大概是 1988 跟 1989 年的兩個暑假，當時的臺灣分館還在八德路，我會到那找臺灣史的資料，那邊的藏書，我大概全部都看過，當時還可以進到書庫。有一位高先生可能日本時代已經在圖書館工作，他很細心的帶我進去，跟我講說你就看這些好了，所以我就開始看分館的臺灣史料，而且收穫非常大。沒有說全部都看過，但大概都過目一下，知道那個資料是甚麼。當時臺灣分館的一些紀要，非常有用。後來在國家圖書館做研究，國圖藏書非常多，尤其是各國的博碩士論文，我常看博士論文，所以圖書館的服務和藏書非常有用。

問：您任教的 Reed College 對於臺灣研究有特別的重視嗎？

答：其實沒有。Reed College 有中國史的課程也是很晚，大概在 1986 年歷史系才決定把歐洲中古世紀的位子分出來，而且他們認為如果要教亞洲的課程，必須要設立一個相關的語文學，並且決定不要整個亞洲都教，就選一個國家，把錢跟人選投資在這方面。

所以，Reed College 目前有八個老師在六個系（歷史系、中文系、宗教系、經濟系、人類學、藝術學），都有做中國研究。因為我以前是做日本時代的臺灣史研究，所以我就教日本史和中國史，但是任何一門課都會教一些臺灣的歷史，大概有兩到三個禮拜的課程。我們會有臺灣來的學生，大概歷年都有，但除了這個之外，Reed College 對臺灣研究並沒有特別的重視。

問：那這次老師來臺主要是做廈門，可以講講這次研究的大概收穫如何？未來的研究計畫或出版計畫是關於哪方面？

答：廈門研究是我跟東海大學的蘇約翰編《李仙得

臺灣紀行》那本書的時候，看遍了李仙得的東西，有些是國會圖書館的，有些是美國檔案館跟其他檔案館的資料，李仙得當時是美國駐廈門的領事，所以不得不看相關的資料，例如他的手下有一個大概是當時監牢的管理者。我就想把這幾個人以及另外一些外國人，每個人的生平做一章介紹，編寫成一本書。

後來就碰到比較大的問題，那就是除了 Edwards 這個攝影家小商人之外，傳教士會有不少資料，但其他的人就比較少，而且我關心的是比較下層階級。所以原來的計畫要研究的對象，現在才知道資料有限，有幾位臺灣學者就勸我以 Edwards 在廈門 40 年的活動作為主體，研究他如何看廈門社會改變，因為他對很多事情有關係，例如對轉運苦力、攝影史；販賣鴉片、開賭廠；他也是小生意人，有一個攝影工作室，大概以後研究廈門就是這樣子。

剛剛說我對廈門下層階級的人很感興趣，所以這次來臺的計畫有三個方面，首先希望能夠找幾位臺南的郊商，因為知道他們跟廈門有很密切的關係；另外一個就是臺灣籍民；第三個就是來臺灣季節性的勞動者。以往很少有人寫這些工人的事情，大家都寫茶葉的貿易、經濟方面的問題，我還要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資料，所以會繼續寫下去。臺灣籍民已經有不少人寫了，而且我關心的大概都是比較早期的歷史，所以我還要找找看有沒有個案。郊商的話，林玉茹教授對這個領域非常有研究，他跟我說沒有比較詳細資料，因此可能就沒辦法做下去。

另外一方面，19 世紀晚期從廈門到東南亞的或臺灣的移民者，做這方面的好像都會探討到了新加坡或馬尼拉其他地方。之後我還會留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好一點的資料，所以未來的研究方向大概是這樣。

### 三、未來的臺灣史研究

問：臺灣史研究目前在臺灣是非常熱門的，不知道在國際上是對臺灣史方面的研究看法為何？您認為臺灣史的研究要怎麼走向國際？

答：我先談美國的情形，再談我對歐洲的一些了解。在美國一般的大學裡很難開臺灣史的課程，但假如說你

做的是社會科學研究，如果你的研究本身跟臺灣有關，尤其是臺灣跟其他東亞國家比較的話，大概還是可以從臺灣的資料來探討一些社會、政治或外交方面的問題，但是歷史比較少。所以大概很少會有人教臺灣史。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也有些臺灣的研究中心，例如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著重在文學方面，可能是因為杜國清先生是詩人，但他也有開臺灣歷史的課程。2015年，他就請了美國各大學做臺灣史或臺灣研究的老師們到聖塔芭芭拉演講，大概每一兩星期有校外老師演講一兩次。另外，哥倫比亞大學但不是歷史系，2011年也有類似的課程，因為 Myron Cohen 是人類學家，所以比較容易開臺灣人類學領域的課程。Steven Harrell 在華盛頓大學，前幾年他也有開一個臺灣研究的課程，他說剛好臺灣要有選舉了，所以就開了這門課程。

專門開臺灣史的課程比較少，不過比較有名的大學的歷史系課程中都會提到臺灣。我特別注意到博士論文，大概每一年可以找到五、六篇，所以還是有人在做。

美國有一個組織，是 90 年代中期成立的北美臺灣研究生協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目前規模有擴大一點，有些年輕教授、臺灣留學生和研究生都有加入。但是臺灣研究在歐洲是比較多，而且是有組織性的。尤其是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有定期的演講，歐洲也有一個「歐洲臺灣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問：您對於臺灣年輕的研究生，在從事未來臺灣史

研究方面有甚麼建議？

答：要早一點學各種語言，這個大概是最要緊的。我當時在臺灣待了很多年，如果要再回頭的話，我大概要去日本多學幾年的日文，日文也是很重要的。第二，如果真的要去做臺灣史研究，踏實的研究能力、研究方法是一定要的。要找一位能訓練你的好老師。可以多花時間在方法上，學習如何閱讀材料，這個的確很有用。但是臺灣史畢竟是在臺灣，在這個地方做研究、出版。我想應該也找個機會到國外，不管到哪裡去，好好的看看臺灣史以外的研究，跟你原來的題目有關的，但不是臺灣本國的研究。



費德廉教授（左）寰宇漢學講座，國史館吳密察館長（右）擔任主持人